

普通话的“蜗牛”和雷州话的“毛露螺”的比较分析

○ 陈柏桦

(深圳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)

〔摘 要〕 普通话中的“蜗牛”和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同词异名。从来源看,“蜗牛”是已经区分水生和陆生后陆生蚌类软体动物的习称,“毛露螺”则体现了在雷州人的意识中,水生和陆生蚌类软体动物还无区分。从构词法看,“蜗牛”是中心语素居前的偏正式复合词,“毛露螺”是 AB-C 式的偏正式三音词。从使用变化看,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正在向“蜗牛”转变,“毛露螺”虽然也用来比喻动作缓慢,但使用概率不高,人们更常用“蛇”来比喻动作缓慢。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雷州人比喻缓慢的喻体也在逐渐由“蛇”转变为“蜗牛”。从信息含量的角度看,“蜗牛”强调这一动物“牛角”一样的触角,“毛露螺”则强调其喜欢潮湿环境的生活习性。

〔关键词〕 蜗牛; 毛露螺; 比较分析; 异同

〔中图分类号〕H178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1672-8610(2011)12-0054-05

蜗牛:软体动物门腹足纲蜗牛科(Fruticolidae) 动物的泛称。螺壳盘状、扁球状、圆球状等多样,种类繁多。中国常见种有同型巴蜗牛(Bradybaena similaris)、江西巴蜗牛(B. kiangsiensis)、华蜗牛(Cathaica fasciola) 和灰蜗牛(Fruticicola ravida) 等。这些种类以植物为食,尤喜食幼芽和嫩叶,因此对农作物危害较大^{[1]5650}。

普通话中的“蜗牛”,雷州话中称为“毛露螺”,两词同物异名,除了通用语和方言之间的差异外,这两个词是否还存

在其它方面的异同? 信息含量的增损情况如何? 本文将从方言差异、来源、构词法以及使用变化四个角度探讨这两个词的异同。

一、从方言中看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的异同

(一) “蜗牛”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 在不同的方言中,“蜗牛”这一动物有不同的名称,各地对蜗牛的称呼如表 1^①:

表 1 各地对“蜗牛”的称呼

方言点	对“蜗牛”的称呼	方言点	对“蜗牛”的称呼	方言点	对“蜗牛”的称呼
北京	水牛儿	河南洛阳	蜗子/蜗儿蜗儿	湖北天门	蜗牛/天螺
天津	蜗牛	河南虞城	蜗老牛	湖北红安	干螺蛳/旱螺蛳
石家庄	蜗牛儿	河南泌阳	蜗肢牛	安徽合肥	蜗牛/旱螺蛳
河北邯郸	蜗牛/巴牛/牯牛	河南商丘	蜗牛/蜗螺得	安徽阜阳	蜗牛/旱鹌
河北平山	蚰豸	河南郑州	阿子	安徽歙县	螺蛳
张家口	水牛	河南灵宝	水搬板牛儿	安徽安庆	蜗牛
河北唐山	蜗牛/水磨磨儿	河南信阳	粘搭子	上海	蜗牛
河北保定	牛儿	陕西西安	蜗蜗牛儿	江苏南京	蜗牛
河北沧州	蜗牛	陕西汉中	蜗牛/水牛	江苏徐州	蜗牛/乌斗牛儿
山西大同	蜗牛儿	甘肃兰州	蜗牛/挂挂牛	连云港	螺蛳
山西太原	蜗牛	青海西宁	拔牛儿	江苏涟水	水牛
山西万荣	蜗牛	宁夏银川	蜗牛	浙江温州	蜒蚰螺
山西长治	香牛豹得	乌鲁木齐	蜗蜗牛/挂挂子	浙江金华	蚰蚰螺
山西离石	牛牛蜗儿/地牛儿	四川成都	牛牛儿	浙江宁波	蜒蚰螺/蜒蚰
呼和浩特	蜗牛	四川达县	螺丝	湖南长沙	蜗牛/天螺陀
内蒙赤峰	蜗牛	四川自贡	山螺蛳儿	湖南双峰	蜗牛/山田螺
海拉尔	蛤蜊牛	江西南昌	蜗牛	湖南娄底	山螺头
哈尔滨	蜗牛	江西萍乡	天螺头	福建福州	牛母牛团
吉林长春	水拉摸摸	江西吉首	鬼螺蛳	福建厦门	露螺

〔作者简介〕陈柏桦,女,广东湛江人,深圳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汉语方言。

辽宁沈阳	蜗牛/水牛儿	云南昆明	蜗牛	福建建瓯	钳螺
辽宁大连	毒脖螺	云南大理	蜗牛	广东广州	蜗牛
山东烟台	脖螺章子	贵州贵阳	蜗牛	广东东莞	蜗牛
山东青岛	蜗牛	贵州毕节	鼻涕虫	广东梅县	细螺哥
山东济南	蛤拉蚰/蜗牛	南宁平话	螺蛳虫	广东潮州	翁螺
山东诸城	毒八牛子	广西桂林	蜗牛	广东雷州	毛露螺 ^②
山东济宁	蜗螺牛儿	湖北武汉	蜗牛	海南海口	毛露螺

(二) 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在方言中的差异

从上表可看出,虽然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千差万别,但几乎在每种名称中都有“蜗”、“牛”或“螺”三个语素中的一个或两个。具体可以分为,含有“蜗”和“牛”两个语素的名称、含有“蜗”和“螺”两个语素的名称、含有“牛”和“螺”两个语素的名称、含有“蜗”一个语素的名称、含有“牛”一个语素的名称、含有“螺”一个语素的名称、三个语素都没有的名称,具体如下所示:

表2 各地对“蜗牛”称呼的异同

所含语素	方言名称	个数及比例 ^③ (共57个)
三个语素都含有的名称	蜗螺牛儿	1(1/57≈1.75%)
含“蜗”和“牛”两个语素的名称	蜗牛、蜗牛儿、牛牛蜗儿、 蜗老牛、蜗肢牛、 蜗蜗牛儿、蜗蜗牛	7(1/57≈12.28%)
含“蜗”和“螺”两个语素的名称	蜗螺得	1(1/57≈1.75%)
含“牛”和“螺”两个语素的名称	-	0(0/57=0%)
含“蜗”一个语素的名称	蜗子、蜗儿蜗儿	2(2/57≈3.51%)
含“牛”一个语素的名称	水牛儿、巴牛、牯牛、水牛、牛儿、 香牛豹得、地牛儿、蛤蜊牛、 毒八牛子、水搬板牛儿、15(15/57≈26.32%) 挂挂牛、拔牛儿、牛牛儿、 乌斗牛儿、牛母牛团	
含“螺”一个语素的名称	毒脖螺、脖螺章子、螺丝、 山螺蛳儿、天螺头、螺蛳虫、 鬼螺蛳、天螺、干螺蛳、 旱螺蛳、螺蛳、蜒蚰螺、21(21/57≈36.84%) 蚰蚰螺、天螺陀、山田螺、 山螺头、露螺、钳螺、细螺哥、 翁螺、毛露螺	
三个语素都没有的名称	坳豸、水磨磨儿、水拉摸摸、 蛤拉蚰、阿子、粘搭子、10(10/57≈17.54%) 挂挂子、鼻涕虫、旱鹅、蜒蚰	

在各地对“蜗牛”的称呼中,含有“螺”一个语素的名称的比例最大,占36.84%;其次是含有“牛”一个语素的名称,占26.32%。所以,从方言差异中看,“蜗牛”含有“蜗”和“牛”两个语素,“毛露螺”含有“螺”一个语素,它们构词的中心语素不同。

二、从来源上看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的异同

“蜗牛”中“蜗”是中心语素,还是“牛”是中心语素?“蜗牛”和“螺”在内涵上有什么关联和差异?要回答这一问题,有

必要考察“蜗牛”名称的古今变化。

(一) “蜗牛”名称的历史变化

笔者查阅了“蜗”和“牛”两个字在《故训汇纂》中的释义。“牛”的释义有60条,但用于“蜗牛”一义的只有1条,见于《札朴》(清代)卷九“蜗赢呼为牛牛。”而“蜗”字释义有30条,用于“蜗牛”一义的有28条(另有“蜗牛”指指纹,“蜗睨”指目疾),所以笔者认为“蜗牛”的中心语素是“蜗”而不是“牛”。并且从不同时代人对“蜗”的解释可以看出^[2]²⁰¹⁷:“蜗牛”这一名称并非自古就存在,它随着人们对事物认识和区分的深入而具有一个历史过程。

汉代释“蜗”为“赢”。如《说文·虫部》(汉代:“蜗,蜗赢也。从虫,𠂔声。”

魏晋南北朝时,开始出现“蜗牛”一词,“螺”、“蜗牛”与“蜃蛸”同用。如《文选·张衡〈东京赋〉》“供蜗蠃与茭苳”薛综注(三国:“蜗,螺也。”《玉篇·虫部》(南朝梁:“蜗,蜗牛,即蜃蛸。”《古今注·鱼虫》:“蜗牛,陵螺也。形如蜃蛸,壳如小螺,热则自悬于叶下。”

唐宋时期有“赢”、“蛸螺”、“蜗牛”、“黄犊”等名称。如:《慧琳音义》卷二(唐代)“蜗赢”注引《说文》:“蜗,赢也。”《匡谬正俗》(唐代)卷三“蜗者,赢之类耳。”《玄应音义》(唐代)卷二十三“蜗虫”注引《说文》:“蜗,蜗螺也。”《庄子·则阳》“有所谓蜗者”陆德明释文(唐代)引《三苍》:“蜗,小牛螺也。”《慧琳音义》卷二“蜗赢”注郭璞注(晋代)《尔雅》:“蜗,蜗牛也。”《慧琳音义》卷二“蜗赢”注引《桂苑珠丛》(隋朝:“蜗,水生壳虫也。”《庄子·则阳》“有所谓蜗者”陆德明释文引一云“蜗,俗名黄犊。”《集韵·佳韵》(宋代:“蜗,虫名,赢也。”《广韵·佳韵》;《麻韵》:“蜗,蜗牛,小螺。”黄庭坚《次韵张仲谋过酺池寺斋》“一室可盘蜗”任渊注(宋代)引《魏志·邴原传注》裴松之云“蜗牛,螺虫之有角者也,俗或呼为黄犊。”

清代称为“蜗牛”、“牛牛”。如《说文·虫部》段玉裁注(清代:“今人谓水中可食者为螺,陆生不可食者曰蜗牛,想周、汉无此分别。”《说文·虫部》朱骏声通训定声(清代:“古蜗、赢同训,后人别水生可食者为赢,陆生不可食者为蜗牛。”杜牧《朱坡绝句》“归盘烟磴恰如蜗”冯集梧注(清代)引《蜀本草》(五代后蜀:“蜗牛,生池泽草树间。似小螺,头有黑角。行则头出,惊则首尾俱缩在壳中。”《说文·虫部》桂馥义证(清代)引《尔雅翼》(宋代:“蜗牛,似小赢,白色,生池泽草木间。头有两角,行则出,惊则缩,首尾俱能藏入壳中。盛夏日中则自悬树叶下,往往升高,涎沫既尽,随即槁死。以其有两角,故以牛名。”《札樸》卷九“蜗赢呼为牛牛。”

可见,蜗牛在历史生活中曾具有若干名称,而最常用的则有:赢、蜗、螺三个以及以这三个字为语素构词的词,如蜗赢、蜗牛、小螺、蛸螺等。

(二) 赢、蜗、螺的关系

“螺”是“羸”的俗字,这在许多训诂学著作中都提及^④。如《慧琳音义》卷八“螺,俗字也,正作羸。”《玄应音义》卷二:“螺,古文羸,同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鼈人》“祭祀共蠃羸蜺”孙诒让正义“螺即羸之俗。”但是“螺”与“羸”又有所不同,“羸”所指比“螺”广。“螺”可指蜗牛或蚌类动物^⑤,如柳宗元《愚溪对》“螺蚌之与居”蒋之翘辑注“螺,蚌属,大者如斗,出日南涨海中。”《玉篇·虫部》:“螺,蚌类。”《慧琳音义》卷七十四“螺缩”注引《说文》《经籍纂诂·歌韵》引《书大传》“锯定螺”注“螺,蜗牛也。”;而“羸”除了“螺”所指之物外,还可以指“螺羸”^{[2]2034}。如《说文·虫部》《玉篇·虫部》:“羸,螺羸也。”《广韵·果韵》:“羸,螺羸,蒲盧。郭璞云:细腰蜂也。”

因此,“羸”字使用最早,所指事物最多。“螺”作为“羸”的俗字,当为后起字,“蜗”、“螺”开始同用,后有分别,并且“蜗”还演变为双音词“蜗牛”。搜索北大语料库(CCL)中“古代汉语”的语料也基本符合。“羸”最早见于《周易》(周:“其於人也,为大腹,为乾卦。为蟹,为蠃,为蚌,为龟其於木也,为科上槁。”“蜗”最早见于《仪礼》(战国:“主妇盥于房中,荐两豆:葵菹、蜗醢,醢在北。”“螺”最早见于王充《论衡》(东汉:“月毁於天,螺消於渊。”“蜗牛”最早见于萧衍《天象论》(南朝梁:“譬犹宅蜗牛之角,而欲论天之广狭,怀蚌螺之壳,而欲测海之多少,此可谓不知量矣。”

综上,“蜗牛”最早称为“羸”,与蚌类、细腰蜂等动物混淆;后产生“蜗”和“螺”两字,用以专指蚌类动物;魏晋南北朝时期,产生“蜗牛”一词,用以专指陆生的、不可食用的蚌类软体动物,而“螺”则成了水生的、可食用的蚌类软体动物的统称。而现在方言中含“牛”一个语素的名称,是“蜗牛”这个名称出现之后再以“牛”为中心语素而进一步演变而来的。所以,普通话中的“蜗牛”是已经区分水生和陆生后陆生蚌类软体动物的习称。而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还使用“螺”作为中心语素,体现了在雷州人的意识中,水生和陆生蚌类软体动物还无区分。在雷州话中,还有田螺、福寿螺、手甲螺等其它水生蚌类软体动物。

三、从构词法看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的异同

从音节上看,“蜗牛”是双音词,“毛露螺”是三音词。从词素上看,“蜗牛”具有两个词素,分别是“蜗”和“牛”;毛露螺具有三个词素,分别是“毛”、“露”和“螺”。从构词方法上看,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都是合成词。

向熹《简明汉语史》中提到双音合成词的结构格式包括:附加式合成词、联合式复合词、偏正式复合词(糖霜、蜗牛)、支配式复合词、表述式复合词、补充式复合词、名量式复合词、超层次的复合词^{[3]501-516}。其中,偏正式复合词可以中心语素放在后面,如沙糖;也可以中心语素放在前面,如糖霜。据此标准,“蜗牛”属于偏正式复合词,其中心语素位于前面,“牛”作为修饰语素,形容其具有两条“牛角”一样的触角。

三音词的结构格式有:附加式三音词、偏正式三音词、补充式三音词、重迭式三音词。其中偏正式三音词可以是AB-C式(修饰部分AB是两个音节,中心部分C是一个音节),如半瓶醋、俏皮话;也可以是A-BC式(修饰部分A是一个音节,中心部分BC是两个音节),如臭皮囊、闷葫芦^{[3]630-639}。据此标准,“毛露螺”属于偏正式三音词中的AB-C式,“毛露”

作为修饰部分,意思为“露水”,点明这种“螺”的生活习性,喜欢在有露水的潮湿的地方出现。而AB部分“毛露”也是一个偏正式复合词,用“毛”形容“露水”细密的特点。在雷州话中“露”只是一个语素,不能单用,要表示“露水”只能说为“毛露”(也有人说“麻露”)。

综上可知,“蜗牛”是中心语素位于前面的偏正式复合词;“毛露螺”是AB-C式的偏正式三音词。从信息含量角度看,“蜗牛”强调了这一动物“牛角”一样的触角,“毛露螺”强调了这一动物喜欢潮湿环境的生活习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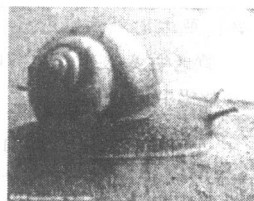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从使用变化看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的异同

“蜗牛”是普通话的用法,“毛露螺”是雷州话的用法,然而,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“毛露螺”的使用概率在不同年龄阶层的人群中发生了变化。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变化趋势,笔者进行了一个小调查。

(一) 调查方法

调查的题目包括以下两题:

(1) 图片中的动物用雷州话怎么说?



(2) 不定项选择:说雷州话时,你会用哪一种动物比喻一个人走路等动作很慢。

A. 乌龟 B. 蜗牛 C. 毛露螺 D. 其它 E. 不会使用比喻的说法

(如果选择D,请写明该动物的名称;如果选择两项或两项以上,请写明使用的频率,即哪个常用,那个偶尔用,哪个少用。)

调查对象根据年龄分为老(60岁以上)、中(40岁~59岁)、青(20岁~39岁)、少(10岁~19岁)四类,每类人群再根据性别分为小类,每一小类选取三个人进行调查,一共24人,见表3:

表3 调查对象信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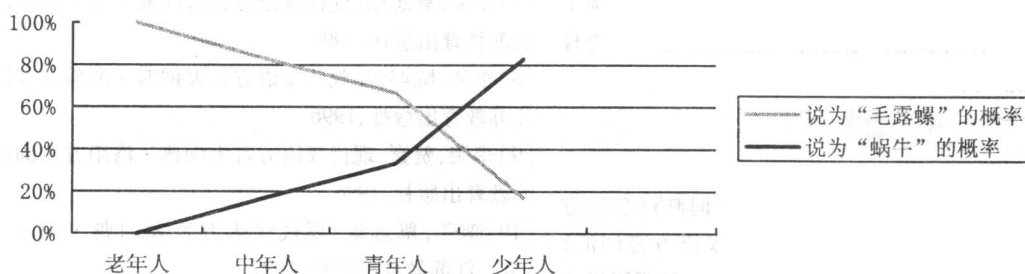
年龄	老	中	青	少	合计
性别	(60岁以上)	(40~59岁)	(20~39岁)	(10~19岁)	
男性	3人	3人	3人	3人	12人
女性	3人	3人	3人	3人	12人
合计	6人	6人	6人	6人	24人

(二) 调查结果

调查结果显示,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正在向“蜗牛”转变,“毛露螺”虽然也可以用来比喻动作缓慢,但是使用概率不高。作为比喻动作缓慢的喻体,人们更常用“蛇”,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雷州人比喻缓慢的喻体也在逐渐由“蛇”转变为“蜗牛”,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。

1. 使用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概率的变化。设置第一道题的目的是了解雷州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使用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的概率。经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,可以得到以下图表:

表4 使用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的概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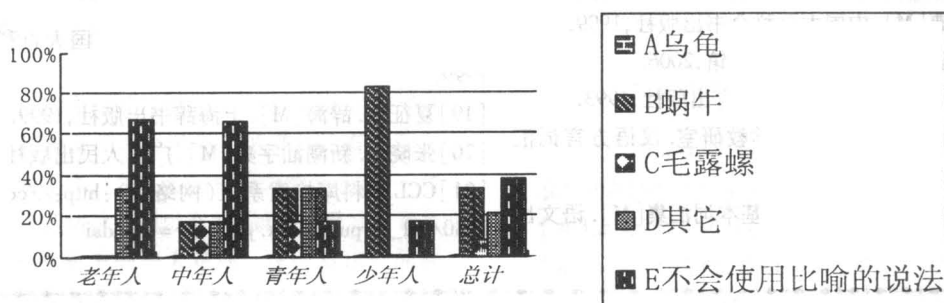
调查的6个老年人全部称呼题目图片中的动物为“毛露螺”,概率为100%;中年人有5个称为“毛露螺”,概率为83%;青年人有4个称为“毛露螺”,概率为67%;少年人只有一个称为“毛露螺”,概率为17%。所以,随着年龄的逐降,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的使用概率也逐降。与此相反,“蜗牛”的使用概率则逐增。

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“蜗牛”这一说法越来越为雷州人掌握和使用,而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则有可能会淡出人们的生活,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正在向“蜗牛”转变。当然,这一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,也不是所有地区的发展速度都一样。在少年组中,称为“毛露螺”的调查对象曾经在农村生活过。

2. 使用“毛露螺”比喻缓慢的概率。“蜗牛”在普通话中常被用来比喻动作等迟钝缓慢的人或事。如^⑥:(1)有的是应“知识经济”之说而风涌而起的“开发区”和无人进入的标准厂房,一般成本都很高,但效益却如同蜗牛爬行。(2)此外,蜗牛般的重建步伐也是导致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。(3)她今天上午心情不定,盼望下午三点钟这个时刻早点到来,时不时看表,手表上的短针好像给她开玩笑,总不肯马上走到“三”字上头,像蜗牛似的慢慢蠕动。(4)车速慢得如同蜗牛的蠕爬。

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是否具有这个比喻义?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设置了题目二。经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,可以得到以下图表:

表5 雷州人比喻缓慢的动物喻体的概率



调查的24个人中(总计),有九个人不会使用比喻的说法,占38%;用“蜗牛”比喻缓慢的有8个人,概率为33%;选择其它选项的有5个人,占21%。其它动物有蛇(怀孕时的母蛇)和蚁;有2个人会用“毛露螺”来比喻缓慢,占8%;没有人选择“乌龟”,这说明在雷州人的感觉中,乌龟的速度还不算慢。

老、中、青、少四类人群的使用概率也不尽相同。老年组6个人中,4个人不会使用比喻的说法,占67%;2个人选择其它,比率为33%,并且这两个人都是用蛇来比喻,这说明在老年人的认知中,蛇(特别是怀孕时的母蛇)是比较懒、行动比较慢的动物。因此,雷州话中说一个人速度慢时,很多人都会用“慢慢蛇蛇”这一固定说法。中年组6个人中,3个人不会使用比喻的说法,占50%;没有人选择“乌龟”这一选项;其它三个选项各有一人选择,各占17%,这说明中年人中比喻缓慢时的喻体开始出现多样化,除了“蛇”外,还有人用“蜗牛”或“毛露螺”,但概率较低。青年组6个人中,有1个人不会使用比喻的说法,占17%;有2个人选择“蜗牛”,占33%;有1人选择“毛露螺”,占17%;选择“其它”的有两个,比率为33%,其中一个用“蛇”,另一个用“蚁”(这应当是个别乡镇的说法)。

少年组6个人中,有1个人不会使用比喻的说法,占17%;剩下的5个人选择“蜗牛”,比率为83%。这说明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少年组相对其它人群而言,在认知和语言的使用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
因此,“毛露螺”比喻缓慢的概率不高,少年组中没人会这么使用。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雷州人比喻缓慢的喻体也在逐渐由“蛇”转变为“蜗牛”,但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。

五、结 语

综上所述,总结本文论点如下:

“蜗牛”和“毛露螺”的方言差异在于两词构词的中心语素不同。从来源上看,“蜗牛”是已经区分水生和陆生后陆生蚌类软体动物的习称;而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则体现了在雷州人的意识中,水生和陆生蚌类软体动物还无区分的特点。从构词法上看,“蜗牛”是中心语素位于前面的偏正式复合词;“毛露螺”是AB-C式的偏正式三音词。从使用变化上看,雷州话中的“毛露螺”这一名称正在向“蜗牛”转变;“毛露螺”虽然也可以用来比喻动作缓慢,但是使用概率不高。作为比喻动作缓慢的喻体,人们更常用“蛇”,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,

雷州人比喻缓慢的喻体也在逐渐由“蛇”转变为“蜗牛”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缓慢的。从信息含量角度看,“蜗牛”强调了这一动物“牛角”一样的触角,“毛露螺”则强调了这一动物喜欢潮湿环境的生活习性。

【注 释】

①根据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、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(各地方言分卷)、《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》、《汉语方言词汇》(第二版)、《新潮汕字典》整理。尽量将不同地方的不同说法都收集在内。

②也有人会说成“麻露螺”,可能与音变有关。《雷州方言词典》中写作“麻露螺”,见李荣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雷州方言词典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8,第70页

③表2中各地对“蜗牛”的称呼来自表一,重复的名称只记一次。

④本段解释“螺”的语料均来自宗福邦等主编《故训汇纂》,商务印书馆2006,第2027页。

⑤《辞海》中“螺”还有螺杯、螺髻、螺子墨等其它五个义项,但都是省称,不在本文讨论范围。

⑥下面四个句子来自北大语料库(CCL)现代汉语“蜗牛”条。

【参 考 文 献】

[1]中国百科大辞典[M].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9.

[2]宗福邦等.故训汇纂[M].商务印书馆,2006.

[3]向熹.简明汉语史(上)[M].高等教育出版社,1993.

[4]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.汉语方言词汇(第二版)[M].语文出版社,1995.

[5]陈章太,李行健.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[M].语文出版社,1996.

[6]李荣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[M].南京教育出版社,2002.

[7]李荣,曹志耘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金华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6.

[8]李荣,陈鸿迈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海口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6.

[9]李荣,贺巍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洛阳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6.

[10]李荣,覃远雄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南宁平话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7.

[11]李荣,汤珍珠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宁波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7.

[12]李荣,魏钢强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萍乡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8.

[13]李荣,吴建生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万荣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7.

[14]李荣,许宝华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上海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7.

[15]李荣,颜清徽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娄底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8.

[16]李荣,詹伯慧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东莞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7.

[17]李荣,张振兴.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·雷州方言词典[M].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8.

[18]王伯恭.中国百科大辞典[M].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1999.

[19]夏征农.辞海[M].上海辞书出版社,1999.

[20]张晓山.新潮汕字典[M].广东人民出版社,2009.

[21]CCL语料库检索系统(网络版):http://ccl.pku.edu.cn:8080/ccl_corpus/index.jsp?dir=xiandai

(上接第44页)

1. 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领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,尤其是'97香港回归之后,“两岸三地”文化交流日益密切,港台影视剧大量进入内地文化市场,同时香港与内地合作开发影视资源也逐渐成为潮流趋势,在这种大背景下,“A之B”式标题作为一种港台影视文化标签被内地媒体广泛接纳。

2. 影视媒体的发展成熟奠定了物质基础。90年代中后期,我国影视传媒事业进入飞速发展时期,媒体技术、运营创作模式都日渐成熟,成系列的影视剧作品大量涌现,多环节的电视栏目层出不穷,令人目不暇接,尤其是有线电视、数字电视、网络媒体的蓬勃兴起,使观众有了更多的收视选择,为了争取观众,媒体需要在播出节目时为观众提供更多的相关信息,而经过信息整合的“A之B”多层次标题恰能满足这种需求。

3. 新奇时尚的行业特性带来了心理动因。“A之B”式

多层次标题主要应用于电影、电视、网络等声像媒体,而这些媒体的运营操作大多由走在时尚前沿的新新人类承担,这类群体对新颖时尚的语言形式有着强烈的心理认同,具有语言陌生化效果的“A之B”式标题既不失庄重典雅,又显得灵动鲜活,能够为这类群体广泛接纳,因而得以迅速流行开来。

【参 考 文 献】

[1]尹世超.标题语法[M].商务印书馆,2000.

[2]尹世超.标题用词与格式的动态考察[J].语言文字应用,2005(1).

[3]沈家煊,王冬梅.“N的V”和“参照体-目标”构式[J].世界汉语教学,2000(4).

[4]盖绍普.语言的陌生化[J].学术交流,2002(4).

[5]吴礼权.修辞心理学[M].云南人民出版社,2005.